

王重民1935—1939年

英德意诸国访书记

刘 修 业

一九三四年七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与法国图书馆达成互换馆员，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袁同礼馆长委派王重民去法国国家图书馆，编被伯希和劫去而藏于馆的敦煌卷子。重民于是年九月到达巴黎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该敦煌卷子的研究。他对伯希和及斯坦因盗窃我国文化瑰宝——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行为，深感愤慨，决心要将这些资料加以考订，使之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住法国期间，重民还利用休假之便，到英、德意诸国访流落在海外的罕传本。如明清来华教士的译著和太平天国文献等。笔者原是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九三六年六月为协助王重民（我爱人）抄录藏于法国图书馆的我国古籍罕传本资料，经馆长批准，以赴伦敦大学附设的图书馆学专科进修的名义出国。八月二十八日，乘意大利轮船“康脱浮”号离开上海。九月二十二日到意大利威尼斯，王重民由巴黎到威尼斯接笔者，遂于十月二日同重民到罗马梵蒂冈图书馆读书。重民在国外访书十余年，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回到北平。今据日记将重民的访书情况简述如下：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王重民到德国柏林，经徐乐教授（Prof. H. Huller）和西门博士（Dr. Simon）的介绍，得阅读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的罕传本，并将其中重要的材料摄制照片。当月十四日晚，又乘火车回到巴黎，九月二十七日撰

《柏林访书记》（十月在《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二期上发表）。文中记载他所阅读的祖国文献有三种：（一）太平天国文献，（二）明抄《华夷译语》，（三）正统《道藏》。此外，还见到“凉王大且渠安周造象修寺碑。”（按：清光绪十一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端方曾氍拓带回中国，罗振玉为此碑写题跋，载《雪堂金石存跋尾》卷三）。

王重民所见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共十一种，其目次如下：（一）天父下凡诏书，（二）天命诏旨书，（三）天条书，（四）太平诏书，（五）太平礼制，（六）太平军目，（七）太平条规，（八）颁行诏书，（九）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十）三字经，（十一）幼学诗（其中九种，曾由俞大维等摄成照片带回，张元济据以校写，收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但经转印与原本多有不合之处）。

十月二十五日，跋中亚出土《刘涓子鬼方》（按：光绪二十七年，德国探险队在中亚吐鲁番得中国古文件，以回纥文为最富，汉字文件间亦有之，现藏柏林普鲁士学士院。重民八月三日到柏林访书时，得见到此医书——《刘涓子鬼方》，为以前日人黑田源次等到柏林搜集中国古籍时所未见，故撰此《跋》以补日人所未及者。）此书存两叶，第二叶第四行后题“刘涓子鬼方卷第九”，次行为卷十，前题“刘涓子甘伯济治秣陵令已用省验方卷第十”。按：《唐志》有“龚庆宣《刘涓子男方》十卷”，“男”字当为“鬼”字之误，卷数正相符合，编者为龚庆宣。《读书敏求记》著录是书，宋抄本作五卷。《读画斋丛书》有是书刻本。此《跋》于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大公报图书副刊》119期上发表，后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690年）闵明我等奏疏”一同收入《海外希见录》之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重民到英国伦敦，住哈尔渥街（Harewood St.）的旅馆。二十九日下午，由伦敦赴剑桥，拟阅读藏

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中的太平天国文献。先读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教授 (Prof. H. A. Giles) 所编剑桥大学图书馆汉满书目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有关太平天国两种书目：(1) Thirty four Printed Pamphlets of Various Sides, issued by the Tai'-Ping Rebels between 1850 and 1865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五年间太平天国颁行的三十四种诏书)，(2) Web documents of in manuscript requerying to the Tai-Ping Relillira (有关太平天国的写本文献)。是知该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甚多。适值赴英国之便，探知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开馆，即赴剑桥大学。三十日早十时由友人初大告介绍到该馆阅书，至下午二时半，遂阅尽三十七种，内有重复，故书目只称三十三种。中有孤档秘文如洪大全、李秀成文状，干王檄文，大明甲寅岁告示，致英国水师函件，有十一种皆为前人所未见者。其目如下：(一) 开国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二) 资政新编，(三) 钦定军次实录，(四) 钦定英杰归真，(五) 诛妖檄文，(六) 太平天日，(七)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会试题，(八) 天理要论，(九) 太平礼制，(十)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十一)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历。其中《英杰归真》为干王洪仁玕撰，颁行于太平天国十一年。国内在扬州已发现一抄本，萧一山印入《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发现者，为此书原刻本（后经重民摄制照片并加以校辑，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余十种，至一九三八年寄上海简又文，拟编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由重民作序，即《太平天国官书叙录》。继之上海沦陷，简君乃携稿赴广州，不久广州又沦陷，至一九四八年始入《广东丛书》第三种。

十二月三十一日，重民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访问该馆所藏敦煌经卷。先是斯坦因 (A. Stein) 从敦煌劫去约七千卷的经卷，后转移藏于该馆东方部，由该部主任翟理斯博士 (Dr. L.

Giles) 整理编目。重民先翻阅翟氏已编出的经卷目录, 后翟氏又请他选阅数种卷子, 他拈出三种卷子的号码, 一为杜预撰《春秋左氏传集解》, 此敦煌经卷中残卷甚多。其余二种则甚重要:

(一)《唐明皇御刊删定礼记月令》(李林甫等注)。此卷首尾残缺, 李林甫等进表, 犹存下半。按今《开成石经》只存删定经文并李林甫进表, 而《李注》则散佚已久, 此卷犹为李唐旧写本, 在千年之后, 复得见李林甫注的原文, 弥足珍贵。(二)《春秋后语·秦语》下卷第三, 晋孔衍撰, 罗振玉购得《秦语》一卷, 已影印撰跋考定《秦语》为卷第一。重民在巴黎图书馆藏本中得见《赵语上》卷第四,《赵语下》卷第五,《秦语中》卷第二, 并为孔氏原文。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撰《〈赵语下〉跋》时, 已考出《秦语》应为卷第二, 正罗氏之误。至于巴黎所藏《秦语》与罗氏印行本并为卷第二, 且卷末多十余行可补罗氏印本之缺, 伦敦藏本又适可补巴黎残卷之所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 重民和笔者到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研读该馆所藏的华文书籍。一连读了十余天, 至十五日上午, 阅毕馆中所藏的华文书籍。

十月十一日上午, 王重民往访意大利汉学家华嘉教授 Prof. Giovanni Vacca), 因知在罗马国立图书馆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vlt airo Emanuele II) 也存有来华天主教士的华文书籍, 即请华嘉教授写信介绍, 于十五日后, 每天上午又到国立图书馆研读, 辄撮录其要点, 笔者也帮同将罕传本抄录, 其中有较珍贵者, 则摄制显微胶卷。(今藏北京图书馆)

十月二十日, 重民写信给顾颉刚, 告以在罗马图书馆得见毕方济《坤輿全图》艾儒略《万国全图》及樊守义《身见录》等书。信后又提及顾氏曾托摄制有关《尚书》敦煌写本之事。重民将存在英、法、德图书馆的《尚书》写本, 全部摄制胶卷。此信载《马哥孛罗故居巡礼记》之前 (此记发表于《禹贡》半月刊六卷

十期1937年1月)。

十一月二十日，撰《罗马访书记》，（发表于此年十二月《图书季刊》三卷四期）。此文记述本年十月二日至十六日在罗马梵蒂冈及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研读来华天主教士译述之书。文中先介绍利玛窦《西字奇迹》、艾儒略《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毕方济《坤輿全图》、汤若望《恩纶褒荣录》和樊守义《身见录》。（其余所著录的提要，原拟回国后再行整理，后因忙未果。）《罗马访书记》中还提到，在罗马图书馆所研读的华文书籍，加上以前在英、法、德等国图书馆著录的有关天主教书目，编出《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述书录》。

十月二十三日，重民与笔者回巴黎。十一月二十一日，重民撰《关于闵明我致副刊再答冯承钧先生》一信，讨论清康熙间来华教士“闵明我”中国译名又作“格玛理”等问题。此信发表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报图书副刊》一百六十三期。

十二月六日，撰《太平天国官书补编叙录》。此文记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英国剑桥图书馆所读太平天国颁行官书三十七种，除去重复，共三十三种，用这些官书，以校柏林、巴黎、伦敦剑桥图书馆所藏十一种（实为十种），及国内发现的《英杰归真》一书。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重民校补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所读到的敦煌卷子《王陵变文》写本。卷子前三叶可补巴黎图书馆所藏此文之缺，后七叶可以据校文字之异。

四月，重民校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撰的《钦定军次实录》。（四月至六月在《逸经》半月刊上发表。）此书为太平天国十一年（辛酉）干王洪仁玕奉旨到徽、浙两省催兵，在途次所作诗文、谕旨等，由刘闳忠汇抄成集，奉天王谕旨印行。是集所保存诗词，为近人所校辑《太平天国诗文》尚未著录，其中所收文字有：《禁拜泥木偶像》、《论人悔改得救》、《论创世真经》和

《谕天下读书士子》等，可以代表洪仁玕的宗教与政治思想之重要史料。书中又转载洪秀全早期所作诗词，也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此《实录》是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剑桥所阅读文献之一种。）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后，重民又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供给生活费用，再去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东方部，阅读藏于该馆被斯坦因劫去的约七千卷敦煌卷子。摄制照片并继续撰写解题。

四月十二日，重民撰《〈老子德经河上公章句〉跋》，这是他初到伦敦撰的题跋。该书共二卷，均不避唐讳，疑是唐以老子为祖，不避者出于道徒之手，故定为唐代写本。今存河上公注本，宋刻已不多，以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建安虞氏家塾本为最善，已印入《四部丛刊》，分卷与敦煌卷子同，唯刻本分为八十一章，且每章用二字为章名。王应麟《读书艺文志·考证》说：“今资善堂所写御本，独无章名；章名疑非老子之意”。按重民所见敦煌写本，未有章名，且今有唐代石刻本，亦未有章名，则章名之窜入，最早应在唐末五代时。

五月七日，撰《庄子》残卷《跋》，共四残卷为《肱篋》、《天道》、《外物》、《达生》四篇。系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并为郭象注。均为初唐写本。持以与今本校，作《校勘记》。

五月三十日，撰《〈周易王弼注〉跋》。此残卷只存《咸》《恒》二卦，系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八月，重民又去巴黎法国图书馆，读到《新集文词九经钞》，共两残卷。此卷子系杂辑九经诸子中佳言粹语，为当时教童蒙的书，而在《开蒙要训》之上，重民因撰《跋》以记之，并附录了此书之自序。（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又见到此书一残卷，有书题和自序，因据以校改法国藏本之自序，撰《补记》一则。）

八月十六日，撰《〈珠英学士集〉跋》。此集只有二残卷，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后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还读到此集另

一残卷。考《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有《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此《珠英学士集》今已散佚，诸家诗亦不尽传者。他持与《全唐诗》校对，共得佚诗二十七首。后编成《补全唐诗》，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发表。

九月八日，撰《〈李峤杂咏注〉跋》。此残卷共有二写本，一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另一写本则藏于法国图书馆。经笔者帮同检查《佚存丛书》本《李峤杂咏》，发现此即《李峤杂咏残卷》，此卷端有张庭芳撰的序，知此诗注系张庭芳撰。重民取以《佚存丛书》本相校，内容稍有不同。而《佚存》本与《全唐诗》所辑大致相同，此残卷盖别一本也。

十月二十九日，撰《〈汉书萧望之传〉跋》。此《萧望之传》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汉书·刑法志》同为蔡谟注。此本民字全不避讳，当为唐高祖时写本，因取以校今本，可以校正今本之误字颇多。

十一月二日，撰《〈唐明皇御刊删定礼记月令〉跋》。此写本为唐明皇敕令李林甫为之注解。卷中存李林甫《进书表》，重民以开成石经校《进书表》，异文颇多，故想此卷若为《礼记》残叶，则不应如是，当为唐代流行的单行本。又以郑注校此本之注文，合者十之六、七，则知李林甫等奉敕作注，多因旧义，无大发挥。此《跋》后列举《进书表》之异文。

十一月五日，撰《礼记·儒行》论《〈大学〉跋》。此卷首题书名，次行题“郑氏注”。世字民字避讳，治字不阙笔，当为唐太宗朝写本，校以今本，注文异文颇多。

同日，又撰《〈礼记·月令〉郑玄笺跋》。此卷只存十九行，太宗名不避讳。校以今本郑注，亦有可资异者。

十一月七日，撰残卷《〈诗大雅民劳篇正义〉跋》。《正义》为孔颖达撰，持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相校，阮氏有未及

校达者数事，因记出之。

十一月八日，撰《春秋左氏传》节本跋。此本自襄公四年至二十五年，多取嘉言懿行，盖用以教童蒙者。唐讳不避。因据《唐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抄》十卷，疑即此写本也。

十一月十日，撰《〈毛诗故训传〉郑玄笺跋》。此残卷自《邶风·燕燕》至《静女》，字小颇工，唐讳不避，知为六朝写本。经文词与今文不同，如“流离”作“鹑离”，“泄泄”作“翻翻”，殆六朝字作如此。其注音多与《释文》及另一写本《诗音》同，其为六朝旧音。《跋》后附择其可辨识者录于后，以存一家之音。

十一月十八日，撰《〈春秋经传集解〉跋》。此写本存文公十四年至十七年，唐讳不避，知为六朝民间写本。可校正今本之误字甚多。

十二月六日，撰《〈故陈子昂遗集〉跋》，共有二残卷，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同一卷，适相衔接。以明弘治四年杨春重编本校之（《全唐文》所存《陈集》为最善，惜不在手头，故依杨本校之）。《跋》后附所校得异文的《校勘记》。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撰郑玄注《〈论语·八佾篇〉》跋。郑注《论语》，唐以后久佚。罗振玉得伯希和寄赠影本，自《述而》至《乡党》篇已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并撰作解题。重民又获此残卷，虽仅存《八佾》篇末二十一行，然较之诸家辑本，所得犹为倍蓰（后将原卷影印）。

一月十三日，撰《孔子家语·郊问》及《〈五行解〉跋》。此残卷民字不避讳，殆为六朝写本。按《家语》旧无善本，《四部丛刊》所影印黄鲁曾本，昔人所称罕觐者。然持与此卷相校，则又远逊于此残卷。《跋》中列举此卷子遗文之胜义，以证古写本之独胜。

一月十三日，阅读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新集文词九经

钞》残卷，虽仅存十三行，可据以校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卷，文字大致相同，而互有详略。据此，又撰一短《跋》附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所撰该两残卷题跋之后。

一月十六日，撰何晏著《论语集解》《述而》、《太伯》两《跋》。此写本书法遒秀，当为中唐写本，取与今本校，异文多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相合。重民又列举数端，以见古本之可贵。

二月十日，撰《〈治道集〉（李文博撰）跋》。按《隋书》卷五十八有李文博传。此残卷共二份，一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仅存卷三、卷四，世字民字缺笔，当是唐时写本。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亦有是书残卷，自第三十三篇至三十六篇，凡四篇。但李善注《文选》，李贤注《后汉书》及魏征辑《群书治要》，均不及此《治道集》。殆以时代相近，为时人所忽略的缘故。

三月一日，撰《〈毛诗音〉跋》。此残卷始《周南·关雎》至《唐风·蟋蟀》第十，民字不缺笔，世字避讳，当是初唐写本。体例颇似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徐邈《毛诗音》。持与《释文》所引徐《音》相校，七条中合者三条，则卷中所引徐《音》即徐邈，当撰于徐邈之后。此卷注音之外，兼释字义。其说与唐以前经解或同或否。考《隋志注》称梁有徐邈等《毛诗音》十六卷，《唐志》有郑玄等诸家音十五卷，疑是同书，或一为原本，一为增修本，而均为《诗音》之大成者。故疑此《诗音》残卷，殆隋、唐《志》著录徐邈等汇编本。

三月四日，撰《〈周易经典释文〉跋》。此残卷仅有六行，在《泰》、《否》、《同人》三卦中。法国国家图书馆亦藏一残卷，起《大有》至卷末，正接此卷之后，且笔迹相同，原为同一写本，裂而为二。罗振玉已将巴黎写本影印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且有《校记世勘》，人已知其为善本。此残卷藏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虽仅六行，文字与今本亦多异同。通志堂本犹不误，

其误盖自卢文弨、阮元校本始也。

三月十六日，撰郑玄笺《〈毛诗故训传〉跋》。此残卷存《大雅·潜》六行、《雍》开端两行，书法极佳。装潢精美，为六朝或初唐写本。《传》“潜，糝也”。从米不从木，正与陆德明所见旧《诗传》合。但经文及传笺旁每有读者所加音义，校以《释文》辄合。知此卷虽与陆氏同时代，而读者则在陆氏后，因知陆氏《释文》在当时影响之巨。

四月十八日，撰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跋》。此卷自第三章至三十七章，卷末有后题一行云“老子道经上，想尔注”，唐讳不避，书法带隶意，当为六朝写本。是书随文阐义，体例稍近释典。考《经典释文叙录》有想尔《老子注》二卷。注云：“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又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疏序》所举《老子》旧注，则有想尔二卷，称为“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是书自两晋至李唐一代，普遍为道徒所传诵。书中释“孔德”为孔丘，可知想尔学识如此不通。重民复据《广弘明集》所载法琳《辩证论》等文，和此残卷所载相联系，指出此类颇为怪诞的道教思想和方术的由来和影响。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后所撰数跋，其原卷均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作者原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